【2017 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016】

宗喀巴大師 造論

雪歌仁波切 講授

2018/09/21

上堂課到第 11 頁「丁二、釋無生等所有密意」，講完引用《解深密經》的部分，現在從第七行開始，如文：

此說遍計所執，無生滅之理，謂無自相所安立故。若有生滅，則必由自相安立，故亦顯示依他起性，有由自相安立生滅。離生滅者，定是無為非煩惱法。是故說為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諸憂惱者，此中是說諸煩惱故。（出憂惱，即藏文之涅槃義也。）

此文是宗大師解釋先前《解深密經》中他提到的兩個內容，一是「此說遍計所執，無生滅之理，謂無自相所安立故。若有生滅，則必由自相安立，故亦顯示依他起性，有由自相安立生滅。」，二是「離生滅者，定是無為非煩惱法。是故說為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諸憂惱者，此中是說諸煩惱故。」。在之前的《解深密經》經文中確實有這兩個內容，即「勝義生！若法自相都無所有，則無有生；若無有生，則無有滅；」，以及下面的「若無生無滅，則本來寂靜；若本來寂靜，則自性涅槃；若自性涅槃，則無少分更可令其般涅槃故。」。

這裡的兩個主要關鍵是「若法自相都無所有」以及「若無生無滅」。第一，因為唯識認為：若無自相，或不是自相安立的話，則無法安立因果的功能，也就無法安立生滅。唯識主張因果自相成立，因果確實有一個力量，也確實是有作用的。不管因還是果，它生的時候就會產生一個影響，到滅的時候影響力就不見了，。

所以生滅確實具有一個作用，而這些都必須要有自相，這就是生滅本身具備的一種力量。唯識認為若無自相的話，就不可能有生滅，這些就無法被安立出來。另一個關鍵是無為法沒有生滅，對我們也沒有幫助，不會

讓我們起煩惱，所以說「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若法沒有生滅的功能就對我們沒有影響，所以這些法即等於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上就是這兩個關鍵。

要理解《解深密經》先說明的是沒有生滅的那種無為法的特質。先講到「若法自相都無所有，則無有生；若無有生，則無有滅」。再講到「若無生無滅，則本來寂靜；若本來寂靜，則自性涅槃；若自性涅槃，則無少分更可令其般涅槃故。」。宗大師將這一段《解深密經》內容分列科判為「釋無生等所有密意」。

「釋無生等所有密意」中並沒有提諸法之上的三性，指講到諸法之上的遍計所執及圓成實，並沒有提到依他起。因此宗大師說「無生等所有密意云何？」分二，即「謂依初後二無自性，密意而說」，當中的「初」即遍計執，「後」即是圓成實。因此世尊所說無生等密意的解釋是：諸法是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指的是諸法上的遍計執、圓成實。

在這段《解深密經》中世尊說：我是以諸法上面的遍計執來解釋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因此宗大師也說這段《解深密經》是在解釋遍計執上無生無滅的這個部分，其關鍵是沒有自相。因為沒有自相，所以不可以有生滅，生滅必須要與有自相連在一起，這是關鍵。

因此宗大師在解釋「遍計所執是無生無滅」所用的理由即「無自性所安立」。即《解深密經》所說「若法自相都無所有，則無有生；若無有生，則無有滅。」，將「則」前面的「自相都無所有」做為理由，以解釋無生無滅。

以「無自相所安立」為由成立遍計所執是無生無滅，那麼透過這個理由，我們還可以理解到另一層道理，即接下來的「若有生滅，則必由自相安立」。這裡浮現的另一層道理就是「沒有自相，所以沒有生滅」，因此「有生滅，就必須有自相」。由此可以推論出誰有生滅？依他起有生滅，那麼就變成「顯示依他起性，有由自相安立生滅」，意指依他起的生滅必須是自相

而生，自相而滅。《解深密經》前說「若法自相都無所有，則無有生；若無有生，則無有滅；若無生無滅，則本來寂靜；若本來寂靜，則自性涅槃；若自性涅槃，則無少分更可令其般涅槃故。」遍計執為何沒有生滅？因為沒有自相安立，所以此處先講「法自相都無所有，則無有生」，之後再說「若無有生，則無有滅」，即若沒有自相的話，則無法安立生滅。《解深密經》直接這麼說，並透過此理宗大師再推論出：依他起上一定是自相安立生滅的，意即生滅必須是自相而生、自相而滅。

有人這麼解釋：依他起，即依賴其他的因緣，所以沒有自性。但此處的意思是：依他起有沒有生滅？我們會說：有。有生滅是不是必須是有自性而生、自性而滅？是。所以依他起即變成有自性。一般解釋「依他起」時即指「緣起」，因為「緣起」所以是「空」，將「依他起」與「緣起」連在一起。但事實上「緣起」此詞是中觀才會用的，若在唯識中「依他起」將這兩者連在一起就會產生誤解。

此即《解深密經》在這兩段中，前段所解釋唯識所說依他起的意思，而宗大師又是如何解釋後段的《解深密經》呢？即「離生滅者，定是無為非煩惱法。」，藏文是「定無為，故非煩惱」，也就是「定是無為法的緣故，所以是非煩惱法」，有這個「故」字是很重要的關鍵。後面的「故」字也是必須的，「是故說為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諸憂惱者，此中是說諸煩惱故。（出憂惱，即藏文之涅槃義也。）」。這裡的關鍵是：無為法是不會起煩惱的，也可以說無為法不會讓我們執著，不會讓我們煩惱。也可以說無為法並沒有讓我們煩惱的性質，沒有這個性質的話，本來就寂靜，自性也涅槃。因此說「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關鍵在無為法，再是非煩惱法，最後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共三個階段的因果關係。世尊在經典中並未指出三個階段，只直接說「無生無滅，則本來寂靜」，中間沒有衍生出那麼多的道理。是宗大師由無生無滅的道理中再推論出它有一個不會令起煩惱的功能，無生無滅不會起煩惱的原因在於它是無為法。無生無滅的性質即是無為法的性質，此性質不會讓我們生

起煩惱，所以叫非煩惱法。非煩惱的性質是本來就不會起煩惱，寂靜意指內心寂靜，如果不會起煩惱，心面對它時心本來就不起煩惱、寂靜的狀態，就是涅槃。

對於涅槃宗大師解釋為「諸憂惱者，此中是說諸煩惱故。「出憂惱，即藏文之涅槃義也」，這是法尊法師的翻譯，很清楚藏文的「涅槃」與「出憂惱」同義。宗大師解釋為何本來寂靜也可以說是自性涅槃，本來寂靜為何是出憂惱，因為這裡的憂惱者就是煩惱。

有時出憂惱有不同的解釋，與本來寂靜也有不同的意思。舉例佛的法身分為自性法身和智慧法身，自性法身再分二，即自性清淨自性法身和客塵清淨自性法身。自性清淨自性法身也講自性涅槃，這時也是出憂惱，但這個憂惱是「空性的所應破」，也就是「有自性」的意思。所以「自性清淨」的意思是「本來沒有自性」，前面的「自性」是「本來」的意思，後面的「清淨」是「沒有自性」的意思，因此本來就沒有自性，亦即自性清淨和自性涅槃。

因為有時憂惱所指的意思不一樣，宗大師特別在這裡說憂惱是煩惱。又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按照藏文是本來寂靜、自性出憂惱。而有時又會解釋空性為自性出憂惱，或將自性清淨自性法身稱為自性涅槃，亦可說自性出憂惱。因此自性出憂惱是什麼意思？就是「本來就沒有自性」，取「憂惱」是「空性的所應破」的意思。所以宗大師特別講「諸憂惱者，此中是說諸煩惱故」，表示此處的解釋與其他地方不同。由前面可以解釋可知，因為憂惱就是煩惱，因此可知無為法變成了自性涅槃、自性出憂惱、出煩惱。

宗大師對於《解深密經》中這段「若無生無滅，則本來寂靜；若本來寂靜，則自性涅槃；若自性涅槃，則無少分更可令其般涅槃故。」做了諸多的推理，但實際上也不須要將它分成幾個階段，可以將這三部分變成一個，但宗大師認為關鍵是前面的「若無生無滅，則本來寂靜」，他認為若法無生無滅就把它理解成無為法，而無為法是非煩惱法，那麼就是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了。

以上講完「釋無生等密意」的第一「依初密意」。其二「依後密意」部份如下文所述：

依後密意，解深密經云：「我亦依於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何以故？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於常常時，於恒恒時，諸法法性安住無為，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於常常時，於恒恒時，法性安住，故無為，由無為故，無生無滅。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支那大疏，釋常常時，謂前前時。釋恒恒時，謂後後時。

在這段《解深密經》中前面是略釋，從「何以故」起是詳細的解釋。前面的略釋在說明第二轉法輪中所講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之密意。第一重密意講到諸法上的遍計執都有「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的特質。第二重密意即講諸法上的「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意即諸法上的圓成實，或說勝義無自性性上也有「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的特質。依唯識來說勝義無自性性中，補特伽羅無我是勝義諦，法無我能取所取二空也是勝義諦。但這裡不是講補特伽羅無我，而是能取所取異體空，或說所取全是由分別心所安立的，並非由自己成立的這種法無我。因此「法無我性所顯」就是這個意思。

先這麼理解吧，諸法是不是無我？是。一樣地，諸法是不是法無我？是。諸法是不是法無我所顯？不是。法無我所顯的意思是「唯破除法我」的這個部分，也就是無遮。我們也可以如此理解：諸法是不是自性空？是。諸法是不是空？是。諸法是不是空性？不是。空性的意思是自性空的所顯，或唯自性空的這個部分，空掉由自性來安立的那個階段有一個存在的東西，以這樣來安立的話，就是空所顯或是空性。

之前我們有學過「唯法無我」即稱「法無我所顯」。因此法無我所顯即是「唯沒有法我」，「唯」的意思是只有法無我安立的這部分，這就釋法無我之所顯的意思。諸法是不是法無我？是。諸法是不是法無我所顯？不是。若再問：這個桌子是不是法無我？是。這個桌子如果是法無我的話，是粗

品的法無我，還是細品的法無我？答：什麼都不是。

舉例你是不是補特伽羅無我，我是不是補特伽羅無我，若問：是粗品的補特伽羅無我，還是細品補特伽羅無我呢？兩者均不是。所謂粗品補特伽羅無我和細品補特伽羅無我，都是補特伽羅無我所顯當中的，補特伽羅無我所顯有兩種無遮，即「補特伽羅常、一、自在空」及「補特伽羅能獨立之實質有空」。所以，當我們講細品、粗品法無我時，是從無遮來分的，因此不可說桌子是不是粗品或細品的法無我。若如此問則兩者都不是，因為會這麼問就是無遮的那一塊，這是有嚴格定義的。所以是不是法無我？是。是不是法無我所顯？不是。

「我亦依於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世尊所想的是：一切的諸法上都有法無我性所顯的勝義無自性性，密意是如此，但由祂親口說出來的即「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因為一切諸法不是無生無滅，此中有有為法，有為法不是無生無滅，也不是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因此這個密意須要再經過解釋，真正的意思是「諸法上法無我性所顯的勝義無自性性」，而不是一切諸法。

在前面的《解深密經》中講過，沒有自相所以沒有生滅，從《解深密經》的這句話可以顯示依他起是自相而生滅。宗大師解釋道「此說遍計所執，無生滅之理，謂無自相所安立故。若有生滅，則必由自相安立，故亦顯示依他起性，有由自相安立生滅。」也就是說依他起自相而生滅是顯示出來的。進一步也可推論出「離生滅者，定是無為非煩惱法。是故說為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諸憂惱者，此中是說諸煩惱故。」。《解深密經》中直接闡述的是：沒有生滅即成了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若是如此，顯現出來是：有生滅，就不是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以依他起既然是有生滅，即一定是煩惱法，它不是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它是可以如是顯示的。

世尊說「我亦依於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密意說言」，這裡的密意就是諸法上的勝義無自性，然後說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勝義生菩薩又問「何以故？」，而世尊接著再詳答。首先要認出諸法上的法無我性的勝義無自性性就是諸法上的法無我性之所顯勝義無自性性，而這個為何是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因「於常常時，於恒恒時，諸法法性安住無為，一切雜染不相應故。」。對於「於常常時，於恒恒時」宗大師的解釋在第 12 頁：「支那大疏，釋常常時，謂前前時。釋恒恒時，謂後後時。」即恒時之意。「常常時」指過去一直在的意思，「恒恒時」是未來一直在的意思。如此一直存在的法就變成是無為法了，即「諸法法性安住，故無為，由無為故，無生無滅。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這裡又可分為兩段，前面的「于常常時，于恒恒時，法性安住，故無為，由無為故，無生無滅。」是對不生不滅的解釋。因為是無為法，即成一切雜染不相應。後面的「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是針對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的解釋。這裡用「無為故」、「一切雜染不相應故」說的是先有這樣的道理存在，才能成立出「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而這個道理就是「於常常時，於恒恒時，則法性安住，故無為」，因為是無為法，所以與煩惱不相應。

為什麼講空性要特別講常常時、恒恒時，但在遍計執上卻沒有用這個詞？比如像《金剛經》這類經典在解釋空性時，並不是佛來到這個世界、對我們做了開示才出現空性的。空性本來就一直都在。《金剛經》中須菩提擔心菩薩佛會不會出現？世尊說你不用擔心，空性一直都在，佛來不來這個世界，與空性沒有關係，不應認為佛來空性才出現，佛不來的話空性就不出現了。空性一直存在，眾生自己若具慧或有能力的話，隨時可以由證得空性而成佛，因為空性一直在的，所以須菩提你不用擔心。《金剛經》中是有這麼一點點、不是那麼明顯的涵意在。

所以空性自無始以來一直存在，一樣地，也將無有終止一直在。再講回圓成實勝義無自性性，它是無始就有的，未來也是一直存在的，不會變成沒有。因此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也是對於空性的解釋。本來

不生不滅的意思就是空性是一直存在的，空性非佛來開示才有的，也不會在佛離開這個世界空性就滅了，不是的。空性一直存在，所以解釋不生不滅時，可以以空性一直存在的角度來解釋。

但遍計執不同，對於遍計執該如何解釋它是不生不滅呢？因為生與滅須要有自性，而遍計執它沒有生滅，因為它沒有自性。

那麼在空性上不可以說它沒有自性嗎？以唯識來說空性是有自性的，依他起與圓成實兩者都有自性，因此不可以說它沒有自性，因此對於圓成實的不生不滅，不可從沒有自性的角度解釋。

生滅與自相是總別的關係，有自相是總，生滅是別；若沒有總，就沒有別。沒有自相的話，則沒有生滅；但沒有生滅，不一定沒有自相，也就是沒有別，不一定沒有總，這兩者是總別的關係。我們可以說：沒有自相，所以沒有生滅。但不可以說：沒有生滅等於沒有自相。應如此理解：生滅必須要有自相；沒有自相，不可能有生滅。遍計執上沒有生滅的理由是沒有自相，這個可以說得通的。但不可將生滅與沒有自相畫上等號，為什麼？圓成實有沒有生滅？沒有。有沒有自相？有，所以這個不一樣，圓成實上不可用沒有自相為理由，在解釋它的不生不滅時，應該以「於常常時，於恒恒時」之理來解釋。

以唯識而言，自己所安立的法的究竟實相，是自無始以來就存在從沒有改變過，並不是從什麼時候起才變成是實相，或此實相將於未來的哪一天就變不見而換成另外一種實相，不是的，實相永遠就是這樣。所以說到法性、諸法法性，即於常常時、於恒恒時，這就是諸法的法性。

從「何以故」起解釋前面的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時就是以於常常時、於恒恒時為理由，講這就是諸法的法性。同樣的，將於常常時、恒恒時的這種不變的特質也可以說為是無為，將無為連接起來，後面就是世尊要講的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的道理。此理世尊用一切雜染不相應，即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為何會一切雜染不相應呢？若是無為法，那就與一

切煩惱不相應。所以這是個連接點：前面先說若不生不滅即成無為法，是無為法的話就會是後面的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所以宗大師用無為法來解釋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的。在《解深密經》中世尊也解釋了因為是無為法，所以本來寂靜的道理，就是「諸法法性安住無為，一切雜染不相應故」這段，講完之後再把這個道理當做正因，更往下推理出「於常常時、於恒恒時，法性安住，故無為，由無為故，無生無滅。」即因為是無為的緣故，即不生不滅。這段的藏文應是「不生不滅故，一切雜染不相應；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因為不生不滅的緣故，因此雜染不相應；因為雜染不相應的緣故，所以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就是這樣的道理。藏文與中文有一點不同。

這段《解深密經》的內容宗大師沒有詳細的解釋，因為所用理由或道理差不多，除了不生不滅，在遍計執上應解釋成它沒有自相，在圓成實上要以於常常時、於恒恒時的理由來解釋之外，不必再解釋了。

接著的這一段是斷諍論，先看他宗的諍論，從「若爾」開始到「其義云何耶？」

若爾，此中無自性意，通指三事。無生等義，不取中間無自性事。集論則云：「於遍計所執自性，由相無性故；於依他起自性，由生無性故；於圓成實自性，由勝義無性故。又於彼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依何密意說。如無自性，無生亦爾；如無生，無滅亦爾；如無生無滅，本來寂靜亦爾；如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亦爾。」總依三相說無生等，其義云何耶？支那大疏說：「經中不說依他起生無自性為密意者，是顯非無緣生義故。集論說者，是依無自然生，及無因生故。」然經中義謂依他起有自相生滅，故說無生滅不取依他起。又依他起，多是雜染所攝，故亦不作後二句意趣。（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二句）集論意趣，謂依三自性各各所無自性，如其無自性，如是則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他宗的問題是：對於三無自性性在《解深密經》中是這麼說的，而《集

論》又是另一種說法，說法不一樣是為什麼呢？

先講《解深密經》(經典)所說內容：「若爾，此中無自性意，通指三事。無生等義，不取中間無自性事。」意指當說到無自性密意時，通常指的是遍計執、依他起、圓成實這三事；三事即諸法上的遍計執、諸法上的依他起、諸法上的圓成實。但當說到無生等密意時，卻只有初、後的無自性，即遍計執與圓成實兩者，並不提中間的無自性事，也就是依他起。所以講無自性時，它的密意講到了生無自性、相無自性、勝義無自性三個，所以說「通指三事」。而在「無生等密意」時，並沒有講中間的生無自性或依他起，這是經典的內容。「此中」指經典。

《解深密經》中是這樣說，而《集論》中是怎麼說的呢？

集論則云：「於遍計所執自性，由相無性故；於依他起自性，由生無性故；於圓成實自性，由勝義無性故。又於彼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依何密意說。如無自性，無生亦爾；如無生，無滅亦爾；如無生無滅，本來寂靜亦爾；如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亦爾。」

《集論》中確實不管無自性的密意，還是無生等的密意，都講到諸法上的三性，並以諸法上的三性來做解釋。先講無自性時，說遍計執是相無自性的無自性、依他起是生無自性的無自性、圓成實是勝義無自性的無自性的緣故，因此說諸法無自性。

接著說「又於彼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依何密意說？」，「彼」指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三性。又問「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依何密意說？」，再來是回答「如無自性，無生亦爾；如無生，無滅亦爾；如無生無滅，本來寂靜亦爾；如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亦爾。」。說無自性時，包含了諸法上的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性、圓成實自性，解釋無生無滅等時，也同樣的包含了諸法上的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性、圓成實自性，所以跟《解深密經》不一樣。所以這裡會問「總依三相說無生等，其義云何耶？」，為何《集論》將整個

三相都拿出來說無生等密意，並不像《解深密經》將中間(依他起或生無自性)拿掉呢？

在回答此問時，又將分為支那大疏如何回答、與宗大師如何回答。

支那大疏說：「經中不說依他起生無自性為密意者，是顯非無緣生義故。集論說者，是依無自然生，及無因生故。」

《集論》為無著論師所著，而支那大疏中在解釋《集論》時說它有不同密意、有不同的作用，《解深密經》中為何不說依他起是生無自性為密意者呢？是因為「是顯非無緣生義故」，是為了顯示依他起上的緣起故。「非無緣生義」，「非無」是雙重否定，即一定是緣起的意思，因為很多人覺得依他起不是緣生，這句話有打消這個想法的作用。

「集論說者，是依無自然生，及無因生故。」。《集論》中所說不生不滅的意思是指依他起不是自然生，因此可說依他起是無生。同樣地，依他起無滅的意思即依他起無自然滅，同理無無因生，無無因滅。為何依他起上無生？因為不是自然生、不是自生，這是《集論》詮釋的角度，所以說「是依無自然生，及無因生故。」

再來是宗大師的回答。

然經中義謂依他起有自相生滅，故說無生滅不取依他起。又依他起，多是雜染所攝，故亦不作後二句意趣。(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二句)集論意趣，謂依三自性各各所無自性，如其無自性，如是則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經中」指《解深密經》。要瞭解「不生不滅」是第一句，後面兩句是「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第一句不生不滅來說，依他起確實是有生滅的，所以不可說無生滅，即「故說無生滅不取依他起。」。但後面的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為何也不能說呢？因為依他起裡大多數都是煩惱法，即雜染所攝，雜染就是煩惱，屬於煩惱法裡的，因此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的密意裡

不可包括依他起，即「又依他起，多是雜染所攝，故亦不作後二句意趣。」

宗大師回答《集論》中為何三性都講呢？即說「集論意趣，謂依三自性各各所無自性，如其無自性，如是則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在解釋三個無自性時，我們講過成立品與遮品；相無自性、生無自性、勝義無自性就是遮品。由遮的角度相無自性、生無自性、勝義無自性，三者後面的「無自性」一詞就是遮品。前面的相、生、勝義都是成立品。

所以「謂依三自性各各所無自性」中相無自性後面的無自性、生無自性後面的無自性、勝義無自性後面的無自性，這三個所遮都不同，所以說「各各所無自性」，各各要遮掉的都不一樣。是由遮品的角度說沒有自性，所以說沒有生、沒有滅，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都可以由這個角度來解釋。因此《集論》中即說「各各所無自性，如其無自性，如是則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宗大師以《集論》所說三性中各自之遮品的角度來回答就可以通了，因為由遮品的角度來說，它就不存在了。比如以相無自性來說遍計執，遍計執相無自性後面的無自性，即無自相成立的意思，若沒有自相成立的話，則沒有自相而生，也沒有自相而滅；再由自相而生滅的角度也不會起煩惱，因為沒有自相而生滅，所以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同樣，在依他起上說生無自性，後面的無自性就是非由自己的因而生，即非自生，由這個角度來說，沒有從自己的因而生這個的性質就叫無自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它不存在、它不成立的話，當然也就沒有生、也沒有滅了。由這個角度它沒有生滅，也就沒有煩惱，最後就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同理，勝義無自性也是一樣。

今天講到這裡。#